

世界文学名著精选

Jean-Henri Fabre

[法] 法布尔 著

陈辉 译



昆虫记

Book of Insects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世界文学名著全译本

昆虫记

Book of Insects

Jean-Henri Fabre

〔法〕法布尔 著
陈辉 译



CCTP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昆虫记/(法)法布尔著;陈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第1辑)

ISBN 7-80109-866-8

I. 昆...

II. ①法...②陈...

III. 昆虫学-普及读物

IV. 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738 号

策划编辑/王正斌

责任编辑/韩德江

封面设计/蒲伟生

昆 虫 记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 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 : //www.cctpbook.com

E - mail :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48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98.00 元(全五册)

译 序

以前听朋友说起法布尔的《昆虫记》，并说这是一部描写昆虫的科普散文式的书，在世界各地曾引起过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我听后很是奇怪，一部介绍昆虫的书何以至于轰动世界呢？带着一种好奇心，我查译了法布尔的资料，走进了法布尔的“昆虫事业”。

法布尔全名若让-昂利·卡西弥尔·法布尔。1823年12月出生在法国南部阿韦龙省罗德茨市附近的小村庄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进本村条件恶劣的小学读书。因家境困难，未能系统地接受小学、中学教育。靠着勤奋自学，他考入了阿维尼翁师范学校，后从事中学数学、物理教学20余年。其间他设法开展植物学、昆虫学的研究，并坚持业余自修，获得了数学学士、双学士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47岁以后的10年间，他在奥朗日从事自然史教学，撰写了大量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科普文章。57岁开始定居沃克吕兹省乡村小镇塞里尼昂，独立从事昆虫学研究，并开始孜孜不倦地撰写一部10卷本的昆虫学著作。1915年11月，他于塞里尼昂与世长辞。他一生勤奋、博学，除精于昆虫学研究，在植物学、数学、物理学及化学领域也造诣颇深，并具备古代史、古代神话、诗歌、音乐、绘画、文学等多方面的素养。他生前曾获各类荣誉约40项，其中先后11次获法国科学院“日内”奖。

那么，这样一个人，他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他的《昆虫记》又何以能畅销世界呢？

法布尔研究昆虫的方法与通常的科研方法不同。他通过在野外环境中对自然生存状态下的昆虫们进行细心反复的观察、比较、想像、思考，从而写出了一篇篇细致鲜活、生动感人的考察报告。他在面对“学院派科学权威”们的斥责时这样予以反击：“你

们是剖开昆虫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剥的车间里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灌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在他的文章中，处处洋溢着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此为其一。

其二，《昆虫记》充分反映了法布尔求真求实的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坚定执著的意志。他曾说自己怀着“对科学真理的挚爱”，因此要“始终坚持真实所特有的一丝不苟的态度”。他在撰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即使感到别人指出的错误有道理，他也要先通过观察实验验证一番，而后再欣然纠正自己的错误。正是这种对科学真理的爱，才给了他将对昆虫的兴趣变成昆虫学事业的勇气和力量。

在法布尔的昆虫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他为我们诠释的生命世界的真面目，看到了自然界所蕴含着的科学真理。《昆虫记》绝不仅仅是一本描写“虫子”的著作。

译者

2002年3月

目 录

荒石园	(1)
彩色条纹圆网蛛	(11)
池塘	(24)
圣甲虫	(34)
遗传	(48)
我的学校教育	(58)
童年的回忆	(74)
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	(82)
绿蚱蜢	(84)
椎头螳螂	(93)
戳一下变形论	(101)
天牛	(107)
本能的失误	(117)
本能与意识	(128)
我那儿只猫的故事	(137)
普通的黄蜂	(145)
萤火虫	(160)
数学的记忆	(173)
值得记住的教训	(192)
绿头蝇	(203)
圆网蛛——它们的财产	(215)
装死	(222)
燕子和麻雀	(233)
隆格道克蝎子——居处	(243)
隆格道克蝎子——子女	(256)

幼虫的两态现象	(270)
白蝎“自杀”	(287)
西西弗斯虫与父性本能	(293)
熊象甲	(304)
埋粪虫与环境卫生	(313)
蝉	(319)

荒石园

那儿是我最愿意呆的地方,是我的 hoc erat in votis^①。就那么一块地,哦!并不算大,然而自成一统,与公共要道上的诸般苦恼无缘;一块偏僻的不毛之地,被太阳烤得滚烫,但却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们的好去处。那里没有过往行人打扰,我可以对石泥蜂、土泥蜂们提问调查,专心致志地从事这种难度极大的学术探讨,其提问和回答是通过一种独特言语进行的,这言语就是“实验”;在那里无需大量消耗时间的远途出行,无需分心伤神的艰难跋涉,我可以通盘安排我的攻坚计划,从容设下缜密的圈套,然后每日每时地观察其结果。hoc erat in votis,是的,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想得到它的意志一直揣在我心中,但每每总是不知不觉又归入了“以后再说”的十里烟云。

况且,真要在旷野上搞个实验室,也的确很不方便,你得为每日面包的事操碎心。我四十年如一日,靠着顽强的斗志,过着自己并不在乎的艰辛清苦日子。终于,这一天等到了,我有了这处实验室。至于使人能够坚忍不拔、拼命工作的是是什么,这里准备多说了。反正我的实验室到手了,尽管它条件较差,但有了它,我的生活大概就有些许闲暇了。可以这样说,我一直都好像是腿上拖着苦役犯的铐链。这一回心愿总算实现了。但实现得晚了点儿,哦,我可爱的虫子们!我担心,到了摘桃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没有能吃桃的牙了。的确晚了点儿,当初的广阔视野,如今变成了低矮憋闷的穹顶境界,而且还在日益压低,变得更狭窄。除了失去的东西,对过去我是毫无遗憾,无所谓自疚,甚至包括我的二十年光阴;同样,我也根本不希望什么。体验了形形色色的炎

① 拉丁文,意为“钟情宝地”。

凉世态，心已支离破碎，人便会不禁自问：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我现在的心境即是如此。

我的周围是满目废墟，只有一截断壁仍立在那里岿然不动，它的根脚是由石灰沙泥筑实的基础；这断壁，就是我对科学真理之挚爱的写照。哦，不愧为能工巧匠的膜翅昆虫们，我现在是否可以着手给你们的历史再如实追加上几页文字了？体力不会被毅力拆台吧？既然有此担心，我为什么还把你们搁置了这么长时间？这一点，有些朋友已经斥责我了。啊！你们去告诉他们吧，告诉那些既是你们的也是我的朋友，说那不是我健忘，怠惰，把你们放弃了，说我一直惦记着你们；说我早就深信节腹泥蜂的密洞里还有尚待向我们揭示的有趣秘密，洞泥蜂的猎食活动还有会令我们惊奇的新细节；只是我时间不够，又单枪匹马，不被人理睬，还要对付这穷命；更何况，要想高谈阔论，必须先能活命。就这样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原谅我。

还有人斥责我，说我的话语不够严谨郑重，说白了，就是没有学院气的干巴劲儿。他们担忧的是，一篇文章若读着不费劲，就无法保持表达真理的功能。如果我依了他们，那么就只有在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才算是深刻认识的。你们过来，不管是挂蜚针的还是披鞘翅的，你们都来，来为我辩护，来为我作证。请你们以我与你们共同生活之际那种亲密感情，我观察你们时的那种极大耐心，以及我记录你们行为时的那种严细精神，站出来说话吧。你们异口同声为我这样作证：不错，我写的那些没有满篇空洞程式和不懂装懂滥言的文稿，恰恰是在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日后有谁想向你们提出问题，你们也这样回答他们。

我亲爱的虫子们，一旦你们因为做不出难为人的事而说服不了那群胆大气粗的人，我就会出来说话，会这样告诉他们：“你们是剖开虫子的肚子，我却是活着研究它们；你们把虫子当作令人

恐惧或令人怜悯的东西，而我却让人们能够爱它；你们是在一种扭拽切剥的车间里操作，我则是在蓝天之下，听着蝉鸣音乐从事观察；你们是强行将细胞和原生质置于化学反应剂之中，我是在各种本能表现最突出的时候探究本能；你们倾心关注的是死亡，我悉心观察的是生命。我当然还要进一步表明我的思想。野猪们践踏了清泉之水；原本是研究人类童年的壮丽事业——自然史，却由于分离细胞技术的高度发达，反而变成了令人厌恶憎恨、心灰意冷的事物。一点儿不假，我在为学者们撰写文章，为将来有一天会多少为解决‘本能’这一难题做些贡献的哲学家们撰写文章；但我也是在，而且尤其是在为青年人撰写文章，我实在想让他们热爱这门你们这么想让人憎恨的自然史。这就是我为什么始终坚持真实所特有的一丝不苟的态度，要求自己不去读你们那类科学华章。你们那类说道，恕我直言，真好像是用休伦人^①的土语写成的。”

然而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不是这些事。我现在要做的，是说说我这块地，长期以来它是各项计划中最能寄托我情思的一项，我有心将它变成一个活的昆虫学实验室。这一小块地，最后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找到了。这是一处当地人所说的“阿尔玛斯”。这个词语，指的是一片只生长着百里香类植物的多石生荒地。这种地极其贫瘠，连开犁的工本费都收不回来。如果春天偶尔下场雨，地里长些青草出来，羊才会到这地方转悠几圈。不管怎么说，我这块生荒地，由于碎石层间夹杂了少许红壤，过去还曾破天荒地种过东西。有人说，这里从前种过葡萄。如今，为了种上几棵树，我们在地上挖坑，不定在哪儿会挖出诚属珍稀的乔本植物的根条，其实都已经在长期的气候作用下半炭化了。能够插进这种土质的工具只有三齿叉，于是我不断将三齿叉踩进地里，

① 休伦人：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

待掘起看时,每次都非常遗憾,据说最早种植的葡萄树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块地上生长着的,倒是百里香、薰衣草和一些胭脂虫栎树丛。胭脂虫栎是一种矮小树种,人只要稍微高抬点儿腿,就可以跨着它们游走。这些植物,特别是前两种植物,对我会是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为膜翅目昆虫提供采蜜的条件。我不得不把三齿叉掘起的百里香和薰衣草,连土石带根一起复归原位。

我并未动手治理,这里有大量流动的土壤,开始时这些土粒随风而至,以后便长年积存下来。一眼望去,这块土地上长的最多的是一种禾本植物——狗牙根,这赶不走的植物很讨厌,三年炮火连天的战争都没能将其斩尽杀绝。数量第二大的是矢车菊,它们都露着一副哭丧脸,身上披棘挂刺,有的还带星状利器。这当中又分为双至矢车菊、蒺藜矢车菊、丘陵矢车菊和寒地矢车菊。其中占比例最大的,当数双至矢车菊。在各种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中,支棱着一种酷似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杈杈枝梢上吐出火苗般的橙红色大瓣花,人们称之为“西班牙狼牙棍”。它浑身长满粗硬凶险的刺,其穿刺力与铁钉不相上下。比狼牙棍还高的是伊利里亚矢车菊,它孤零零地戳在地上,茎秆笔直,有一两米高,梢头顶着几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浑身披挂的利器,与狼牙棍相比毫不逊色。我们别忘了,还有蓟类植物家族。第一种是险恶的蓟类,浑身棘刺,让采集者不知如何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叶丛茂密,叶脉末端形成梭镖般的硬尖;第三种是越长颜色越黑的蓟类,这种植物集缩成一团,酷似插满针刺的玫瑰花结。上述各种植物之间的空隙地上,爬着果实颜色发蓝的蔓生荆棘,拉成长绳的秧条上装备着无数毛刺。如果想观看一下正在一簇刺丛中采蜜的蜂类,必须穿上半腿高的长筒靴,否则就得尝受腿肚子挂上血丝的那种痒疼。当土壤中还保存着几场春雨的残留水分时,这片环境艰苦的植物景观还是具有独特魅力的。双至矢车菊黄色花头铺成的大地毯上,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棍的金字塔,四

下里是伊利里亚矢车菊投出的横七竖八的标枪。可夏日旱季一到,眼前只剩得一片荒芜,划根火柴就能蔓成满园大火。这就是,更准确地说,这曾经就是我获得这片园地支配权时的情形。当时,我把它当作迷人的伊甸园接收了下来,想从此与虫子为伍在里面生活。这是我经过四十年殊死斗争才换来的一块园地。

我那时称之为伊甸园;如今,按我最基本的价值趋向看问题,这称法依然不变。这块不惹人爱的园地,大概从来没人愿意往里面捏放几粒萝卜种子;然而对膜翅昆虫来说,它就是一处地上天堂。它那长势茂盛的荆蓟和矢车菊,把周围的蜂类都吸引到了我的眼前。以往去野外捕捉昆虫学标本,从未见过一个地点能聚集如此众多的蜂类;可以说,操各种职业的蜂类,都到这里来约会了。它们当中,有捕捉活食的猎工,有利用湿土造巢的垒筑工,有梳理绒絮的整经工,有从叶片或花瓣上裁切材料的备料工,有用碎纸片作材料的建筑工,有搅和黏土的抹工,有给木头钻眼的木工,有打地道的矿工,此外还有加工羊肠子薄膜的技工……啊,还有,我可哪能知道那么多呢?

这一位是干什么的?它是黄斑蜂。它在双至矢车菊蛛网状叶片的梗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儿,然后自豪地衔在大颚间。它要用这叶梗绒在地下制作一些毛毡小口袋,封存自己的蜜食和卵粒。那些是干什么的,那些热情如此高涨的采花蜜者?它们是切叶蜂。它们腹部下方带着采粉刷,刷子颜色不一,有黑色的、白色的,也有火红色的。它们还要离开荆蓟丛,飞到附近的小灌木丛里观看一下,在那里选些叶子,从上面切下些卵形小渣片。这些渣片,最后将全被运进那只保存花粉收获物的干净容器里。再看那些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它们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它们干的泥活儿,在荒石园的石子上随处可见。还有,再看那些突然启动、上下翻飞、左冲右突、嗡嗡大作的又是干什么的?它们是明壁泥蜂。它们把家安在了附近

那些旧墙上,以及朝阳的物体坡面上。

现在看看暗壁泥蜂。那一只正在一个横卧的空蜗牛壳里工作,把成串的小隔室堆放在壳内的螺旋坡道上。另一只突然一爪出击,爪尖直取竖立在那里的蜗牛壳内的软体,为自己的幼虫找到一所圆锥型宅室;然后再一层楼一层楼地建造上成排小隔间。还有一只,正设法给一条由断苇秆构成的天然通道派上用场。再看那只多自在,它免费租用了某位建筑师蜜蜂那些尚可利用的长廊台。我们再看,那是大头蜂和丽纹蜂,其雄蜂都生着长长的触角;这是毛足蜂,后爪上那一对粗大的毛钳,是采花粉的器官;这种是地花蜂,它们是一个品种繁多的蜂类;此外还有腰腹纤细的隧蜂。暂时介绍这几种,事实上,种类太多了。如果我继续往下数,大概能把整个产蜜族类的蜂民们都检阅一遍。佩雷斯教授是位波尔多的昆虫学者,我发现新虫种后,都是向他请教如何命名。他曾经问我,是否可以用专门的捕虫方法捕捉如此众多的稀有虫种,甚至是新发现的虫种,然后给他寄去。我专业捕虫的技术很差,而且,热情更低,我给他送标本的用意,是想促进他的研究工作,而绝不是让他用大头针穿透后钉在匣子底上。我没有什么捕虫秘诀,究其原因,是因为我拥有这些茂密丛生的蓟草和矢车菊。

天赐良缘,这些成员众多的各种采蜜族群体中,还加入了猎食族的成员。泥瓦匠们曾在我的荒石园中遗弃不少废料,园中到处能见到这儿一堆那儿一堆的沙子和石块,都是准备造园子围墙用的。施工进度缓慢,拖拖拉拉没个头儿,结果从第一年开始,这些建筑材料就已经被占领了。石泥蜂们选择石堆缝做过夜卧室,挤在里面睡觉。粗壮的斑纹蜂遇到追逼时,不管你是人还是狗,它都会张开大口直向你冲来;这大个头蜂类在石料堆上选的地点是一处深洞,以此防备过往金龟子的袭击。白袍黑翅,酷似穿着多米尼加会士教服的脊令鸟,栖息在位置最高的石头上,在那里唱着粗制滥造的短曲小调。旁边石堆里的某处隐蔽点,准有它的

窝,里面藏着天蓝色的小蛋。靠了石堆的遮蔽,多米尼加会的小会士们隐匿起来。如今,脊令鸟已经不在,我为此很感到遗憾,这邻居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类。至于长耳斑纹蜂,我无需为它遗憾什么。

沙堆又成了另一类虫民的幽居处。腹泥蜂正清扫着地洞,向后蹬出一道道细土的抛物线,朗格多克泥蜂咬住无翅螽斯的触角,在那里使劲拖拽;一只大唇泥蜂正在把储备食物叶蝉藏入地窖。真叫我遗憾,那几位泥瓦匠后来赶走了这个猎物源丰富的昆虫部落。不过,假如哪天我想召回它们,那么只需再搞出一些沙堆就行了。它们过不多久就都会回来。

居无定所的各种土蜂没有走开,我在春天能看见一种,在秋天能看见其他几种。它们在园中小道间和细草坪上游来荡去,寻觅着什么毛毛虫。各种蛛蜂也依旧留在园中,它们警觉机敏地飞行,振翅悬定在半空,上下左右巡视犄角旮旯,随时准备扑逮一只蜘蛛。个头儿最大的蛛蜂,专盯着纳尔包讷^①蛛,这种蜘蛛的洞穴在园中还不算少。其地洞呈直井状,井口有蛛丝粘连杂草棍儿圈成的井栏。往洞底深处看,这巨型蜘蛛的眼睛在闪闪发光,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发疹。对蛛蜂来说,这猎物太厉害了,猎捕它不知要费多大劲,冒多大险!现在快看,在这盛夏午后的酷暑中,蚂蚁马队出动了,它们从营房出来,排成长蛇阵,一路向远方走去,准备进行一场由蚁奴们完成的狩猎。我们不妨忙里偷闲,随蚁队看一会儿围捕行动。这边还有呢,一堆已经变成腐殖质的杂草周围,一群身长一寸^②半的土蜂正懒洋洋地飞动着,然后又一头扎进烂草堆,引起它们兴奋的是一类丰美的猎物,即鳃角金龟、独角仙和金匠花金龟的幼虫。

① 纳尔包讷:地名,位于法国南部海岸。

② 一寸:指法国长度单位寸,一法寸约合27.07毫米。

值得研究的对象太多了，这里提到的还远远不全呢！园中人宅闲置时，地面也没人管了；没有人，动物踏实了，它们跑进园子，占据了各处空间。黄莺在丁香树上选址安了家；翠鸟在柏树密枝间落了户；麻雀在每片房瓦下塞进了破布头儿、碎稻草；梧桐树梢上落下南来的金丝雀，它们啾啾啾地欢唱着，建造出的柔质小窝巢，看上去就像半个黄杏；鸱鸢适应了园中环境，每晚赶来试演自己作的单调曲谱，歌喉悠婉得像笛声；人称雅典娜鸟的猫头鹰，也跑到这里来呻吟和长号。房前有一大片池塘，向全村输送泉水的渡槽，也不断将清水注入这池塘。池塘周围方圆一公里的地面，是两栖类动物恋爱季节的好去处。灯芯草蟾蜍，有的个头儿像盘子一样大，它们披着一紧挨一条的黄色细饰带，相约着到池塘来泡澡；黄昏光景，人们看见雄性助产士蟾蜍在池塘边上颠跳，两条后腿间拖挂着一颗鲁胡椒粒一般的大卵粒；宽厚温和的一家之父，带着珍贵的包袱远道而来，把这包无价之宝置于水中，然后再离开池塘，躲进一片石板下，从那里发出一阵铜铃般的咕呱声。成群的雨蛙躲在树丛里，它们还不大想现在就叫，所以正操着优美的姿势玩跳水。五月里，夜幕刚一降临，池塘便开始变成一座震耳欲聋的乐池，你在饭桌上甬想交谈，在床上甬想睡觉。要想让园内保持良好秩序，非采取些格外严厉的措施不可。不然怎么得了？想睡而无法睡的人，心自然会变狠。

可膜翅目昆虫们竟无法无天，它们把房宅占领了。我的门槛上有石灰抹的宽缝，扎着白腰带的土蜂正在那里掏细渣儿做窝；进出房门，我都得加倍小心，生怕摧毁它的地洞，担心会一脚踩在专心致志劳作的矿工身上。已经整整二十五年，我没有见过这捕食蝗虫的猎手了。记得头一回见它，是我走到几公里之外去见的；其后每次去见它，都要顶着难以忍受的八月骄阳，长途跋涉地走一趟。可是今天，我在家门口又见到了它，我们成了亲密的邻居。不打开窗扇的窗户，为伯罗奔尼撒蜂提供了温度适中的套

间；泥筑的蜂巢，建在了规整石材砌成的内墙壁上；这捕食蜘蛛的猎手回家时，穿过窗框上本身就有的一个现成的小洞，钻入房内。百叶窗装饰框上，几只个体操作的石泥蜂正建造各自的隔室群落。略微开启的防风窗板内侧板面上，一只螺赢正建筑圆顶小屋，屋顶做出一个细颈喇叭口。胡蜂和长脚胡蜂，是与我共餐的常客；它们来到饭桌上，尝尝端上来的葡萄是否熟透了。

当然喽，以上例数的动物种类还远远不全。它们是一个经过选择而组成的成员众多的社会，只要我想法勾引它们开口，就能与它们展开交谈，使我忘却孤寂而情绪盎然。我往日亲爱的虫子，我的老朋友们，以及最近结识的新朋友们，都聚在我的眼前，挤在这小天地里猎食，采蜜，筑巢。即使需要多变换观察地点，事情也好办，几百步外就是座山。山里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和欧石南丛，有腹泥蜂喜爱的沙质土层，有各种膜翅昆虫开发利用了的泥灰质地面。正是因为事先认准了这些财富，我才逃离城市躲进村庄，到塞里尼昂这地方来，干起给萝卜锄草、给莴苣浇水的活计。

人们花费大量资金，在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边建起多处实验室，供解剖对我们没什么益处的海洋小动物用；人们不惜工本购置高倍显微镜、精致解剖器具、捕捞机和船只，雇用捕捞人员，建造水族馆，为的是了解环节动物卵块是如何分裂的，这名堂有多大意义我至今也没能搞清；人们对陆地上的小虫不屑一顾，殊不知它们始终和我们息息相关地生活在一起，它们为普通心理学提供着价值无法估量的基础资料，它们疯狂地侵吞作物，极其频繁地损害原本非常看好的公共设施。正因为如此，我们迫切需要一座昆虫学实验室；一座不研究泡在三六酒^①里的死昆虫，而研究

^① 三六酒：一种法国烧酒，取其十分之三，兑上等量水再饮用的酒，故称“三六酒”。

活昆虫的实验室；一座以探究这小世界中的本能、风俗、生活方式、劳作、斗争、繁衍情况为目的的实验室，这个小世界是农业和哲学都必须严肃对待的。透彻掌握我们葡萄树的蚕食者的历史，或许比了解一只蔓足纲动物的神经网络末梢如何更重要。通过实验来划清智力与本能之间的界线；以事实为依据，以动物学系列为参照，从而看出人类理性思维是不是一种不会退化的功能；这一切的第一步，都要从计数一只甲壳动物的触须有多少环节开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大概需要一支劳动大军，然而事实上我们一无所有。当今时尚，是要关注软体动物和植形动物。深海已经用铺天盖地般的拖网彻底探查了。对踩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却漠然处之。在等待人们改变时尚之际，我启动了供活昆虫学使用的荒石园实验室。这座实验室将不会难为纳税人，不从他们腰包里掏一文钱。